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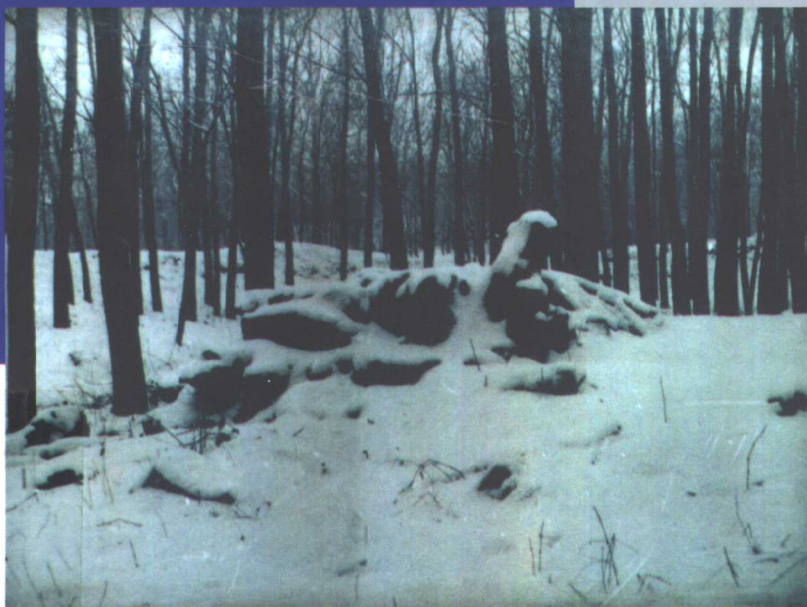
文学多棱镜丛书

道·圣·文论

—中国古典文论要义

2

林衡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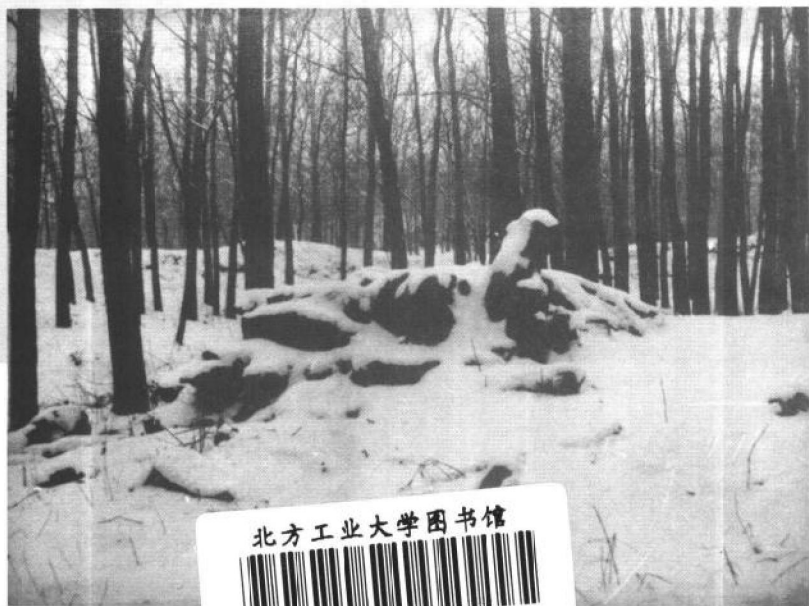
I206.2

101

道·圣·文论

—中国古典文论要义

林衡勋 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061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圣·文论：中国古典文论要义/林衡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2
(文艺学多棱镜)
ISBN 7-5004-3215-1

I. 道… II. 林…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
国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690 号

责任编辑 学 文
封面设计 任菊华
责任校对 郭 娟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名誉主编

童庆炳

主 编

李琚平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王钦峰

李琚平

李新灿

杨 颢

林衡勋

赵志军

《文艺学多棱镜》丛书总序一

童庆炳

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老师们，撰写了这套《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嘱我作序。我读了他们较为详细的写作提纲，感受良多，这里略书一二，表达我对他们的钦佩之情。

湛江地处南方，比香港纬度还低，是祖国大陆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但就学术而言，则是“边缘”地带。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只有处在学术中心的北京、上海，因为有浓郁的学术气氛，才做得出学问来。这种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实际上，身处北京、上海的学者，若不好自为之，终日“赶会”，心浮气躁，信口开河，不须论证，一个判断连着一个判断，制造一些令人难于索解的新术语，一味标榜自己见多识广，而读书则很少，甚至根本坐不下来，那么，这些人也是搞不出真学问来的。反过来说，地处学术边缘地带的学者，虽有种种不利因素，如学术氛围不够，信息、资料相对缺乏等，但并不是说，就做不出学问来。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有利条件，首先是有时间的充分保证和学术环境的相对平静，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下，在澄明、寂寞的氛围中，慢慢地搜集、咀嚼材料，悄悄地思考问题，没有“赶会”之忧，没有浮躁之气，自由自在地在学术和思想的原野上漫步，必

12474/07

然会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发现与洞见。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所撰写的这套丛书，就属于这一类。

丛书所涉及的选题较为广泛。

有中国古典的。李珣平教授《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选题新颖，角度不凡，把文艺观问题放在思想史、文化史的坐标和背景中展开，以历史的、逻辑的方法揭示那一个时期独特的文艺观背后复杂的门客文化的内涵，使文艺学研究延伸到思想史、文化史领域，不仅富于创造性、启发性，而且有着试图将90年代文艺学研究引向深入的意义。作者9年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天汉雄风》——专门研究秦汉人的审美精神——不像一般美学著作那样从概念入手，而是从分析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方式、准则、动机等楔入，有声有色而又实实在在，当时我曾称之为“历史美学”。看来，现在这本书是作者对秦汉之际文艺、思想、文化等问题所作的持续性思考。由于界域宽、材料熟，此书错综古今、纵横中西，尽可能勾勒秦汉“致用”文艺观与门客文化，乃至与春秋战国以前畿服制文化之间的雪泥鸿爪，发人深思。虽不敢说完全正确无误，但其中所渗透的作者的良苦用心，以及时刻将秦汉文艺观、门客文化放在现代性语境予以处理的做法，不仅使这本讨论古代文论的书获得了当代视野，而且显示出深切的人文关怀。林衡勋副教授《道·圣·文论》从古典文论的“道”、“圣”、“文”、“观文”四个范畴切入，阐释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和欣赏论。特别是其间所融会贯通着的多年的心得体会，是很难得的。李新灿博士《女性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他者世界》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女性问题。它讨论的虽是“古代”小说，但视点却是现代的。其中所清理、发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学术界注意。

有中国当代的。杨颍《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题目新颖，内容也很新鲜。90年代的中国的确有许多变化，文学、文学理论

也是如此。对于 90 年代，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因此，谁都可以对这个时期的文论发展状况发言，也都可以对已经作出的发言再进行评述。杨飏的发言早，而且自成一家，值得重视。

有外国的。王钦峰教授《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论述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基本写作模式、快餐化和技术特征、人物处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新意不少。这个问题是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需要更多人关注，并继续研究下去。赵志军副教授《文学文本理论》重点对上个世纪的科学主义文论中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学派、塔尔图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等进行评述。作者对“文学文本理论”的界定和所建立的衡量这一理论的标准，很有道理。文本批评是上个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中涌现出来的重要理论形态，确立新角度对它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相当有意义的工作。

湛江师范学校文艺理论教研室是一个有学术实力的团体。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和探索，就像那辛苦埋下的种子，有内在勃发的动力，有肥沃的土壤，有充沛的阳光和雨水，必然会发芽、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文艺学多棱镜》丛书总序二

李琚平

清人叶燮论诗注重才、胆、识、力；才，指才能，胆，指胆量，识，指见识，力，指创造性、独立性；认为此四者乃创作主体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这些话讲得非常好，也完全适用于理论研究者。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我们觉得，如果补充空、静二字，也许更全面。

何以言之？

空，指心灵的澄明境界，即形如槁木、心同死灰的大智若愚状态。苏轼曾云：“空故纳万境。”只有身处空灵境界，才能吐纳万事万物。如果心灵塞满功名利禄，就无法进入此境界。静，指清静。包括外部环境的安静和内在心灵的恬静。苏轼曾云：“静故了群动。”只有心态不浮躁，处于相对平静或止水状态，才能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旁观学术界的潮涨潮落。可见，空、静是才、胆、识、力的基础。有了空、静，才有参悟宇宙、人生、学术奥秘的前提，才、胆、识、力才有所依托。近些年，有些学者不能涤除烦嚣，失足于抄袭、生搬硬套等，恐怕主要原因不是才、胆、识、力不够，而是缺乏空、静心态，被急功近利牵了鼻子。

童庆炳先生对学术研究中某些不良现象的针贬，不是空穴来风。它也足使处于学术边缘地带的学人自警！

湛江在祖国大陆处于边缘（人称“地角”，与三亚“天涯”相对），但由于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学人却不妄自菲薄。大家都在自己领域默默耕耘，借助于南中国海频频北上的和煦风雨，与学术界交换能量，既冷峻地将目光延伸于历史，也密切注视理论现状，力求有所创获。

湛江师范学院文艺学（含美学）学科现有 15 人。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博士 1 人，在职博士生 3 人，梯队合理，成员年富力强。已发表论文数百篇，专著 10 余部。正在承担 3 项国家、省社科项目。学术带头人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十五”规划咨询委员等，集体成果获国家级二等奖，教育部一等奖。此学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孔雀东南飞”时开始发展，已经历两代人的建设。1994 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课程”，次年成为学院“重点学科”。1997 年与外校合作办学教育，已送出的两届硕士中有 2 人分别考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2000 年本院通过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时，专家组对本学科以较高评价。为与学界保持同步，本学科还聘请了国内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定期或不定期讲学，指导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广东省政府亦对本院青眼相看，将其列为发展硕士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

《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就是聚集在“地角”的学人向学术界献上的一束思考。李珣平《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文艺观》力求使文艺学研究向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挺进，体现出独特的人文关怀，被重庆炳先生称为“不仅富于创造性、启发性，而且有着试图将 20 世纪 90 年代文艺学研究引向深入的意义”。林衡勋《道·圣·文论》从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提炼出道、圣、文、观文等概念予以重新阐释，尝试勾勒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体系，很有道理。李新灿《女性主义视野观照下的他者世界》考察从魏晋文艺小说到明清白话小说的女性问题，透露出强烈的现代性，被应必诚先

生称为“迄今所见到的同类作品中材料和理论概括最完备的一种”。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考察后现代主义小说萌芽、发展、变化轨迹，也解剖了其模式、特征、性质等，颇有个人见解，畅广元先生在序中对其所作的肯定性评价，极为实在。赵志军《文学文本理论》对文学文本理论的界定及其所做的“语言意识”分析，发人深思，能将有关讨论引向深入。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探讨的是最贴近的话题，90年代刚过去，许多东西尚未尘埃落定，因而令人梦牵魂绕。

如上著作不管其创获有多大，作为多棱镜所折射的独特光线都将显示出存在价值。至少有一点可以保证，它们是本着严肃的学术态度进行长期思考的结晶。

凤凰鸣，小鸟也鸣。凤凰不用自己的声音遮挡小鸟，小鸟也不因凤凰的声音宏亮而放弃鸣叫。大自然允许伟岸乔木生存，也允许区区小草成长。这就是良性共存、和而不同。我们是小鸟，渴望在明净的天空中翻飞，我们是小草，渴望在灿烂的阳光沐浴。敬请学术界前辈、同仁关注、爱护我们，并随时给予指教！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观念及反思	(2)
(一)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文学观念及反思	(2)
(二)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及反思	(11)
二、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方法论	(14)
(一)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照着讲”与“接着讲”原则	(15)
(二)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的统一	(24)
三、中国古代文论体系构想	(35)
(一) 刘若愚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启示	(35)
(二) 本书关于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新构想	(38)
第二章 “本乎道”	(45)
——文学道本体论	
一、中国哲学道本体论与文学道本体论	(46)
(一) 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片谈	(46)
(二) 中国文学道本体论要论	(57)
1. 儒家正统派对文学道本体论的逐渐遗忘与转向	(58)

2. 儒道（释）互补与文学道本体论的回归、还原 与发展	(70)
二、文学道本体论与相关诸范畴	(86)
（一）道与德	(86)
（二）道与性情	(88)
（三）道与意	(96)
第三章 “作者曰圣”	
——作家论与创作论	(101)
一、“圣”与“作”相互为一的辩证观	(101)
（一）“圣”——“作”的主体保证	(102)
（二）“作”——“圣”之为“圣”的确证	(105)
（三）“文气”说与创作主体心智结构诸说	(110)
二、“作”的基本理论	(115)
（一）“作”的审美态度与“得道”的态度	(115)
（二）“作”的基本原理	(123)
1. “以天合天”与“修辞立其诚”和“观物取 象”	(123)
2. “思”——“意”——“言”	(129)
（三）“作”的思维方式	(136)
1. “观物取象”与赋比兴	(136)
2. “妙悟”与“现量”	(144)
三、“道”——“技”论	(149)
（一）“能有所艺者，技也”	(150)
（二）道，“进乎技”	(151)
第四章 “道之文”	
——文学作品论	(156)

一、文学文体结构论·····	(157)
(一) 文学文体论生成发展论要·····	(157)
(二) “文章者，原出五经”与“禀经以制式”·····	(162)
(三) “文学本《诗》”·····	(165)
二、“道之文”与“技之文”·····	(170)
(一) “进于道底诗”与“止于技底诗”·····	(171)
(二) “道之文”与“技之文”·····	(176)
三、文学“以境界(意境)为最上”·····	(183)
(一) 意境生成发展略说·····	(184)
(二) 意境内涵层次结构·····	(192)
(三) 意境的审美形态·····	(200)
第五章 “观文者”与“闻道”、“知音”	
——读者接受鉴赏论·····	(209)
一、“闻道”·····	(210)
(一) “闻道”与“观道”及“味诗”·····	(210)
(二) “闻道”与“见仁见智”、“诗无达诂”·····	(218)
二、“知音”·····	(223)
(一) “音实难知”·····	(223)
(二) “知音”“独律”·····	(225)
三、“闻道”、“知音”与西方现代读者接受理论·····	(227)
后记·····	(233)

第一章

导论

自20世纪初陈钟凡、郭绍虞等老前辈开创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研究以来，“史”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蔡钟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王运熙等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八卷本）相继问世，更可以说已将“史”的研究推向了高峰。但光有“史”的研究“还不够”，“我们仍需做更系统彻底的分析与探求，以便从中国批评家的作品中引出内蕴的文学理论。”^①从而提高研究的学术层次，并开拓走向现代化之路。这是研究的新阶段。刘若愚先生身体力行，率先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第一部由华裔学者撰写的力图揭示中国古典文论理论系统的专著《中国的文学理论》，90年代初青年学者祁志祥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但直到90年代末著名古代文论研究专家王运熙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面世，“论”的研究才真正为世所触目。不过，与“史”的研究相比，“论”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因此还需要学术界不断投注热情。

当我们立志介入这样一个已进行大半世纪，“史”与“论”研究成果斐然的学术领域时，要想有所建树，首先必须对已有的研究作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以寻找新的启示。当然全面反思，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先就其

中关键性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观念与研究方法作必要的反思，从而获得应有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观念及反思

普列汉诺夫说过：“在任何稍微精确的研究中，不管它的对象是什么，一定要依据严格地下个定义的术语。”^②任何学科是如此，自然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研究也是如此。对这点，在 20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界，也有学者是明确的，如著名古文论研究专家罗根泽，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宗明义就说：“欲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先确定‘文学批评界说’，欲确定‘文学批评界说’，必先确定‘文学界说’。”^③在这里，罗根泽已抓到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要依据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关键性术语。下面拟先审视下 20 世纪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中，学者对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论）所下的定义或说所持的基本观念。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的文学观念及反思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一开始就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朱先生说得明白，我国现代新文学观念是西方文化输入而“改变”的结果。“改变”是指由传统文学观念转而接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但朱先生这里只谈到这种新文学观念导致对体裁形式的划分，却没有界定其内涵定义。在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倒是界定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定义。他说：

文学向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为文学，这种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实用于现代。关于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在本书里之所以有讲到古文的地方，乃是藉此说明各时代文学的思潮及主张）。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④

很显然，胡先生在这里所持的所谓正确的以审美与情感为特征的狭义文学观念，乃朱自清先生所指出是从西方输入的。文学观念是发展的，我们并不否认它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确性。但以之为惟一标准裁剪中国文学，则明显是欠妥的。胡先生所持的舶自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在我国现代文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以后，这个源自西方的文学观念，又与从前苏联舶过来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相结合，形成影响更大的现代文学观念。综合有关思想资料。这个文学观念的大意，可以表述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手段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文学观念遂成为从事各种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性的文学观念。

但在这过程中，也有不少学者能对中国文学观念保留独立思考的态度。如：郭绍虞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编《总论》就以相当篇幅探讨了中国文学观念及其演变。罗根泽更是力图从历史角度区分中西文学观念之差异。他认为文学的取义不应

是二种，而应是三种，即不仅有广义文学，狭义文学，还应有折中义文学。他说他取的是折中义文学，并认为他的折中义文学不同于西洋文学的折中义：“西洋文学的折中义，止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之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入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摒弃，也当然可以包括在折中义文学领域。”为此，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史类编里，分中国文学为诗歌、乐府、词、戏曲、小说、辞赋、骈散文七种。”^⑤这就有超越舶自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束缚之意。

对现代一味以舶自西方与前苏联的文学观念为标准裁剪中国文学的潮流，近年袁行霈也表示了看法，他说：“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得不按照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兼顾古人的习惯，来确定研究的对象。”根据这个原则，袁先生确定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为“诗、赋、词曲、小说、文”。^⑥

从罗根泽到袁行霈这些烂熟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的专家，都感受到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因此都不赞成完全以所谓正确的现代纯文学观念剪裁中国文学，但又都只停留在一般的说明或体裁形式的具体划分方面，还未有就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观念的特殊性的合法性作出深刻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接着讲”。

首先，我们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思想，就可以给我们以支持。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接着”黑格尔，创造性地论述了一个为学术界较普遍接受的“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说：